



論

十一之三

先進

顏淵

子路

服部文庫
117
238
4



117
298
4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先進第十一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孔曰：

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

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

近古風故從之

疏

子曰至吾從先進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

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為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疏**子曰至人也正義曰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者下章言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初則禮樂盛周衰則禮樂壞是禮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者言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也云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猶

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註

鄭曰言弟子從我

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疏

子曰

也正義曰此章孔子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疏

德行至子夏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

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

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曰：助益也。

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正義曰：此章

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解資問答，以相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今回也非增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

非間之言。子曰：至之言。正義曰：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願言子

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

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至妻之，正義曰：此章美南容慎言也。

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詩云：至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

覆讀此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季康子至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

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

也云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孔曰路淵父也家

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

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

也 **也** 顏淵死至徒行也正義曰此并三章記顏淵死

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以爲之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淵才鯉不才

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

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

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

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也以吾爲大夫不可步

行故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

文也云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

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

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

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注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

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子天喪子

天喪子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顏淵死至天喪

予正義曰噫痛傷之聲天喪子者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

有慟乎

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

而誰為

顏淵死至誰為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

子慟矣者從者眾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答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不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有宜顏淵

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

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

止非其厚葬故云耳。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

故不荅。季路至知死正義曰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

人曰鬼散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荅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語之無益故不荅也。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以壽終。閔子至死然正

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閔子侍側閭閻如也者早在尊側曰侍閭閻中正之貌如也者言其貌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貌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

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剛必不得其以壽終焉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國**鄭

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

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國**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國**魯人至有

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為長府者，藏財貨曰府。長，其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騫見魯人勞民改作長府，

而為此辭，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

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

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人謂子騫言夫此人其唯不

言則已，若其發言，必有中於理。此言何必改作？是中

理之言也。善其不欲勞民，故以為中。**國**鄭曰：至改作

正義曰：云長府藏名者，言魯藏財貨之府為長府也。云藏財貨曰府者，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周禮：天官有大府，為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財貨曰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仍，因貫事，皆釋詁文。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國**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

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國**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

賤子路，故復解之。**國**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

奚為於丘之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

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

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

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丘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
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
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勝也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
性優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名

商子夏名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曰子張與子夏二人
誰為賢不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孔子答言子張

所為過當而不已子夏則不及而止言俱不得中也
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勝也子貢未明夫子之旨以

為師也過則是賢才過於子夏故復問曰然則子張
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者子貢不解

故復解之曰過當猶
知不及俱不中理也

季氏富於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

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

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季氏至可也正義

求重賦稅也季氏富於周公者季氏魯臣諸侯之卿

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後也孔子之時季氏專

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

冉求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而附益之者特

助益季氏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者小子門人也冉求亦夫子門徒當尚仁義今為季

氏聚斂害於仁義故夫子責之曰非我門徒也使其

門人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可也

子曰宰卿士正義曰何休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

命吾流

卷之二一八

尊名也杜預注左傳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柴也愚

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

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馬曰子張不過人**

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嘑**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嘑**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

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

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

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

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

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

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弟子之德行中失也柴也愚者高柴性愚直也參也

魯者曾參性遲鈍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

辟文過也由也嘑者子路之行失於嘑嘑也子曰回

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此

蓋孔子美顏回所以勵賜也其說有二一云屢數也

空匱也億度也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貧窶而樂

在其中是美回也賜不受命唯貨財是殖若億度是

非則數中言此所以勉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

虛中也言孔子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

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故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

者唯顏回懷道深遠若不虛心不能知道也子貢

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

非天命而偶富有此二累亦所以不虛心也。高柴字子羔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左傳亦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彥正義曰舊注作吸彥字書吸彥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彊常吸彥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王弼云剛猛也。言回至心也。正義曰云言回庶幾聖道者易下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是回庶幾微之聖道。云雖數空而樂在其中者即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也。云賜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禮教之命云惟財貨是殖者言唯務使貨財生殖蕃息也。云億度是非者言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也。云蓋美回所以勵賜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顏回貧而樂道所以勸勵子貢言女既富矣又能億則屢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為一說也。云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者言孔子以聖人庶幾之善道並教六子也。云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者言聖人不倦並教誨之而猶尚不能至於知

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彥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辟彥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者此解子貢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窮理盡性但億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釋經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今子貢不因天命爵祿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億度之勞富有經營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虛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

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

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

者乎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子張問善人之道至色莊者乎正義曰此章論善

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何道可

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

之道也踐循也迹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追舊

迹而已當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

故亦不能入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

乎色莊者乎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

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

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子者乎者言身
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者言能顏色
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直言故
云與乎以疑之也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
言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
所行並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周易遯
卦象辭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曰賑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孔曰惑其問同而答與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曰言冉有性

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疏

至退之正義曰此章論施子之禮并孔子問同答異之意也子路問聞斯行諸者諸之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若聞人窮乏當賑救之事於斯即得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者言當先白父兄不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此問與子路同而所答異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者亦也惑敢問者赤公西華各也見其問同而答異故疑惑而問於孔子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者此孔子言其答異之意也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失而正之故答異也

子與於匡顏淵後

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

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曰言夫子在

已無所敢死。疏子畏至敢死正義曰此章言仁者必

畏於匡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者孔子謂顏淵曰吾以女為以死與匡人鬪也子在回何敢死者言夫子若陷於危難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孔曰子然季氏子

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

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

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

從之者與。子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子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

為大逆。子曰：季子至從也。正義曰：此章明為臣事君之

道。季子然問仲由冉求，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於夫子。

曰：仲由冉求，才能為政，可以謂之大臣與？疑而未定。

故云與也。子曰：吾以子為與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者，

此孔子抑其自多也。曾則也，吾以子為問，與事耳。則

此二人之問，定足多大乎？言所問小也。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

之體也。言所可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君若不用

已道，則當退止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若既陳

大臣之體，乃言二子非大臣也，且備也。今二子臣於

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

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然

既聞孔子言二子非大臣，故又問曰：然則二子為臣

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

更為說二子之行，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弑父與

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言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曰：疾其

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竅。子曰：子路至佞者，正義曰：

使子羔為費宰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

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

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

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馬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答孔子言費邑有民人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竊已足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子路曾皙

孔曰曾曾參父名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已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方義方夫子哂之

馬曰哂笑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小國治之而已求也

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

衆類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

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

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已志於義

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

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

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

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為國以

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

見方六七十知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

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國

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子路至篇末正

乘閒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子路會曾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侍吾以吾年長於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居則云已有才能人不知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國公侯之大國也攝迫也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方義方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以師旅侵伐復因之以饑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民有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哂之者哂笑也夫子笑之也求爾何如者子路既對三子無言故孔子復歷問之冉求爾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比至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辭也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學焉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玄端冠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點爾何如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師之問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曰與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爲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者孔子見曾皙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義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

注問章不見

單裕之時也。我欲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
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者喟然歎之貌。夫子聞其樂道故喟然而歎
曰吾與點之志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三子者
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
侍坐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
在後問於夫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
何如也。子曰無他別是而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
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而非也。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
皙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獨笑仲由也。曰
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此夫子為說哂之
意言為國以禮禮責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
子又言不哂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
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
子路不讓耳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者此夫子又

言公西華之才堪為大相今赤謙言小相耳若赤也
為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云孔子曰曾參父名點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點字皙是也。方義
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鄭曰至之禮正義曰
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覲曰同。周
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覲曰同者周
也。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
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則六
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
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
云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者其
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
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
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

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
 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
 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
 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
 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云出
 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
 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
 一相注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
 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
 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
 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
 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
 間士介拂根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
 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
 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包曰至之門正義
 曰云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意在取其
 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者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

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
 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
 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
 巫職曰早曠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
 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云風涼於舞雩之下也周
 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生
 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曾皙
 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顏淵第十二

疏

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

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註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

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

註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

註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

目。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曰此四者克已。

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曰敬。

事此語必行之。顏淵至語矣正義曰此并下三章。

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言能約身反禮則為仁矣。一。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人君若能一日行克。

已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也。一日猶見歸況。

終身行仁乎哉言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

意知其為仁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此四者克已復禮之。

目也。曲禮曰視瞻毋回立視五鵠式視馬尾之類是。

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云毋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

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

者皆所以為仁。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此。

顏淵預謝師言也。言回雖不敏達請敬事此語必行。

之也。馬曰克已約身正義曰此註克訓為約。劉炫。

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

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

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

復之。今刊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曰。

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包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至語矣正義曰此。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為仁之道莫。

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也大祭禘郊之屬也人之。

注子当作孔

出門失於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已所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為諸侯，必無人怨。在家為卿大夫，亦無怨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者，亦承謝之語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子曰：訥難也。牛宋

人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子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

難。司馬至訥乎？正義曰：此章言仁之難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者，訥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故復問曰：祇此其言也，訥便謂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此孔子又為牛說言訥之意，行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自一作內

孔曰：至馬犁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子曰：牛兄桓魋

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司馬至何懼

明君子也。司馬牛問君子者，問於孔子。言君子之行，何如也？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者，言君子之人不憂，不恐懼。時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者，亦意少其言，故復問之。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此孔子更為牛說不憂懼之理。疚，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

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包曰君子疏

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當任命友賢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

亡無也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牛常憂而告人

曰他人皆有兄弟若桓魋死亡之後我為獨無兄弟

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者子夏見牛憂無兄弟以此言解之也

商子夏各謙故云商聞之矣示非妄謬也言人死生

短長則有所稟之命財富位貴則在天之所予君子

但當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結交恭謹而有禮能此疏

惡而友賢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海之內九州之

人皆可以禮親之為兄弟也君子何須憂患於無兄

弟也

鄭曰至兄弟正義曰云牛兄桓魋行惡死亡

無日者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

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

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

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

魋也又謂之桓司

馬即此桓魋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

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

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論子張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人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

問於孔子何如可謂之明德也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此答為明也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塵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若能辨其情偽使譖愬之言不行可謂明德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者言人若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可謂高遠矣人莫能及之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馬曰至內實正義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皮膚受塵垢穢其外不能入內也以喻譖毀之語但在外萎斐構成其過惡非其人內實有罪也

子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論子貢

問政至不立正義曰此章貴信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此答為政之事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從化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者子貢復問曰若不獲已而除去於此三者之中何者為先曰去兵者孔子答言先去兵以兵者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盡也故先去之去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者子貢復問設若事不獲已須要去之於此食與信二者之中先去何者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孔子答言二者之中先去食夫食者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國不可失信失信則國不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論鄭曰舊說云棘

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

舌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孔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

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棘棘子至之

此章貴尚文章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

為者衛大夫棘子成言曰君子之人淳質而已則可

矣何用文章乃為君子意疾時多文華子貢曰惜乎

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者夫子指子成也子貢

聞子成之言君子不以文為其言過謬故歎曰可惜乎

棘子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於舌駟馬追之不及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者此子

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鞞言君子野人

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

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

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為之鞞與犬羊之鞞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國**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

為天丁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國**孔

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國**孔曰孰誰也

國哀公至與足正義曰

此章明稅法也哀公

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者魯君哀公問於

孔子弟子有若曰年穀不熟國用不足如之何使國

用得足也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猶何不也周法什

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有若意譏哀

公重斂故對曰既國用不足何不依通法而稅取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者二謂什二而稅哀

論語

卷之三

六

公不覺其譏故又曰什而稅二吾之國用猶尚不足如之何其徹法什而稅一乎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誰也哀公既言重斂之實故有若又對以盍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誰與不足也今君重斂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若孰與足也鄭曰至通法正義曰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詩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

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屠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與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命吾流

孔曰古本作苞氏曰

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
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
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
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
一則又與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岐不
解夏五十畝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
五十七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
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
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

德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曰愛

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

詩二句程子曰在第十六篇有崇德辨惑之句

亦祇以異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行誠不

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與義以非之

子張至以異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有常德云子張問
崇德辨惑者崇充也辨別也言欲充盛道也盡則疑
惑何為而可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親也
徙遷也言人有忠信者則親友之見義事則遷意而
從之此所以充盛其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者言人心愛惡當須有
常若人有順己已即愛之便欲其生此人忽逆於己
已即惡之則願其死一欲生之一欲死之用心無常
是惑也既能別此是惑則當祛之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者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文也祇適也言此行誠
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與義以非人
之惑也鄭曰至非之正義曰案詩刺淫昏之俗不
思舊姻而求新昏也彼誠作成鄭箋云女不以禮為
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

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子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子曰言將危也陳氏

果滅齊齊景至食諸正義曰此章明治國之政也

之政於夫子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言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正也當此之時陳恆為齊大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子故孔子以此對之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子

見危亡志不獨食之

田完世之完卒諡為莊仲仲

莊生文子須無文

僖子乞食卒當代

齊政成子生襄子盤蓋生莊子白白生大

齊康公於海立為齊侯和孫王稱王

之是陳氏歲齊主世宗云敬片之如齊以

齊國氏者終如前則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子曰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

可也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

及古圖

九

九

故不豫諾子路曰此章言子路有明
者片猶偏也折斷決斷也凡聽訟必須兩
路可正義曰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周
禮秋官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
也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造至
兩券書也一書也彼訟者兩至堂者各齋券書既兩至
堂知聽訟也一不至堂不券書則是自服不直者也
言訟子路曰此章言子路有明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子曰此章孔子言
子曰化之在前曰至訟乎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誠也言聽斷獄訟之時備兩

造吾亦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
以道化之使無爭訟乃善王曰化之在前正義曰
案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
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與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
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是化之在前也又案大學云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鄭註云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
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
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致訟然則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意與此
註及王弼不同未知誰是故具載之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曰言為政之
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子張
命吾充及古

古本無鄭曰

忠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若居之於身無懈倦行之於民必有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

畔不違道子曰至弗畔矣夫正義曰此章及註與

之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子曰至

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嫉賢樂禍而成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季康子

正義曰此章言為政在乎修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為魯上卿諸臣之帥也若已能每事以正則已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季康子至不竊正義曰此章言民從上化也患之問於孔子欲以謀去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為假令賞之民亦知恥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由子之貪欲故耳孔曰至所好正義曰云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者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註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

淫於財利不能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

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季康子至必偃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不須刑殺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者就成也康子之意欲多殺止姦以成為有道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者言子為執政安用刑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言

子若為善則民亦化之為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此為康子設警也偃仆也在

上君子為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化民以正無不從者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

正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

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 **馬**曰佞人黨多 **子**張至必聞正義曰

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者士有德之稱問士行何如可謂通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欲使試言之也子復問子張何者是汝意所謂達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聞謂有名譽使人聞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臣於諸侯必有名聞在家臣於卿大夫亦必有名聞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譽意謂此為達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言汝所陳正是名聞之士非是通達之士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此孔子又說達士之行也為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稱譽故所在皆有名聞也 **馬**曰至可踰正義曰此周易謙卦象辭也言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越引證士有謙德則所在必達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

故下可遊焉 **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曰慝惡也

脩治也治惡為善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

與正義曰此章言脩身之事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弟子樊遲隨從孔子遊於其下也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者脩治也慝惡也此樊遲因從行而問孔子曰敢問欲充盛其德治惡為善祛別

疑惑何為而可也。子曰：善哉！問者其問皆修身之要，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者言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是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攻治也。言治其已過，無治人之過，是治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言君子忿則思難，若人有犯已，一朝忿之，不思其難，則忘身也。辱其身，則羞其親，故曰：以及其親也。非惑與言是惑也。壇，禪正義曰：封土為壇，除地為禪。言零壇在所除地中，故連言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

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

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臯

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樊遲至遠矣。正

知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者，言汎愛濟眾，是仁道也。問

知子曰：知人者，言知人賢才而舉之，是知也。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未曉，達知

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言舉正直之人，而用之，廢置

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故曰：能使枉者直也。樊遲退

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者樊遲雖聞舉直錯枉之語，

猶自未喻，故復問。子夏曰：富哉言乎！子夏

聞言即解，故嘆美之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

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不仁者遠矣者此子夏為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用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是其能使邪枉者亦化為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

言之或見辱子貢至辱焉正義曰此章論友也言

若不從已則止而不告不導也毋得彊告導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

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以友輔仁正義曰此章以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

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

有

仁德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路第十三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

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

倦則可子路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

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
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象辭文也言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義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為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放小過寬則得眾也舉用賢才

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徧知故復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

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

孔曰古本作苞氏曰

論語

卷之三

源古閣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

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至而已矣正義曰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子路問之曰然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者言將先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迂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

讓

命語

卷之三

源古閣

遠於事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不達

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

而便言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據

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

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

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

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

踏地局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為苟且也君子名此事

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苟

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孔

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孝經廣

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

之序故可以安土化下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章故可以移風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則刑罰淫濫而不中也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所名之事必不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事必不可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不可也熊氏云君子弗言也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

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

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

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樊遲至用稼正義

信為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第子樊

須請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

老農者孔子恐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

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為圃者樹菜蔬

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蔬菜蔬之法曰吾不如

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蔬菜蔬之法吾不如久老

為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既請而

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須也謂其不學

命吾危

卷之三 四

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者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敬故上好
 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毋不敬故上好
 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行
 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應之故上
 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實也言民於上各
 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
 四方之民感化自來皆以強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
 用學稼以教民乎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
 曰樹者種植之名五穀者黍稷麻麥也周禮注云
 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職云園圃
 種草木注云樹果蔬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
 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
 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
 饅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負者以器曰
 繩正義曰博物志云繩纒為之
 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

專猶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
 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
 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
 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
 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
 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
 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為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教令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

如兄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正義曰此章孔子

為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

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有君子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庭也始有曰苟合矣者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 **王**曰荆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正義曰

案左傳襄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鱣並為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

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

孔曰庶眾也言衛人眾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適至教

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也孔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眾也至衛境見衛人眾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者言民既眾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舍薄斂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

註王肅曰民富然後教義也衣食足後知辰補說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

乃有成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

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十二月也孔子言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

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

也

子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子曰善人為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國至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子曰三十年曰世如有

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

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乎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能正人也

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而不用矣誠哉是言者古有此

言孔子信之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子曰善人為邦百

政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

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

聞之

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朝

故退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也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君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

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

近君為進還私遠君為退朝此退朝謂罷朝也

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為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何晏曰為仲尼稱孝友是亦為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為魯君之朝以事為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

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曰言無樂於

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

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定公至邦乎

言為君之道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

君定公問於孔子為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與其

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

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

若是有近一言可以興國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國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事不可以

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言

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

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

有近一言可以亡國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

其言而莫予違也者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

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

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

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

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公至者來正義曰

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此章楚葉縣尹問為

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

論語疏 卷之三 九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

大則大事不成子夏至不成正義曰此章弟子子

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

無欲速成當成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

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

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

小利而行之則妨大

政故人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子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

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理也葉公

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

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巴家父即取之而

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而

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言

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

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

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

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

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

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論語

卷之三

及古

不行

○

樊遲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子曰有恥者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

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

明士行也子貢問曰何如其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已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為行次此於二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為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為言其次也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不能相時度宜所欲行者必果敢為之硜硜然者小人之貌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為乃硜硜然小人耳抑

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意斗。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為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筭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曰。中行。行能

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

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子曰。至

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

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

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善夫。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此

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

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子曰。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病性行無恆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恆。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

人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恒其德或承之蓋者此易恒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恒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

子曰至惡之正義曰此章別好惡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為一鄉之所愛好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未可為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為眾所稱是以未可鄉人皆善若鄉人眾共憎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故為眾所嫉是以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者孔子既皆不可其問自為說其善人也言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

分明惡惡
顯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子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子曰度

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論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

人也器之者此覆明難說易事之理言君子有正德

若人說己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度

人才器而官之不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說

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使人

也責備於一人

焉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君子自縱泰似

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子曰君子泰而

不泰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貌不同之事也君

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矜而強自拘

忌不能寬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正義

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子曰此章言有此四者之性

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仁

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訥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論語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馬曰切切

惇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子曰此章問士

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何

如也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者此答士

行也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也

切切惇惇相切責之貌朋友以道義切磋琢磨故施

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貌兄弟天

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包曰即就也戎

兵也言以攻戰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也善人謂君子也即就也戎兵也言君子為政教民

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

事也言七年者夫子以意言之耳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

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是謂棄之若棄擲也

論語疏

卷之三

汲古閣